

第一次 急救

◆ 文 / 林子瑄 花蓮慈濟醫院合心十一樓病房護理師
攝影 / 楊舜斌



在護理工作快一年了，這是我第一次遇到要急救病人的場面。

想起當天晚上，一聲頻繁的護士鈴聲響，在病房那端，家屬緊張的說著「我奶奶怪怪的！」是學姊幫我接的。接下來到了病房，就聽到家屬一陣呼喊聲，那時立即呼喊著奶奶，但是怎麼都沒反應，摸她的脈搏卻薄弱到摸不到，血氧上不來，血壓好低。當時身為主護的我，好緊張，腦袋一片空白。這時學姊開始發號施令，「急救車、電擊器」、「趕快打給值班醫師或是住院醫師」……聽著學姊急促的聲音，頓時清醒，趕緊將自己的緊張情緒先收起來，沉住氣，告訴自己現在不是害怕、慌張的時候，將學姊跟我說的事情一一的去做。

住院醫師一到，開始一連串的急救流程，抽血、on endo、給藥、給氧……，但看著奶奶情況越來越不樂觀時，醫師說：「call 綠九！」很快聽到醫院廣播傳出「綠色九號廣播，合心十一樓病房三 Axxx 床綠色九號」。一下子陸續來了好多的醫師、護理人員上來協助，大家喊著「血抽了嗎？」「EKG 兜了嗎？」「病人身上有接靜脈管路嗎？」「目前病人血壓、血氧多少？」「ICU 床訂了嗎？」「有人紀錄嗎？」……大家很有默契的團隊合作，用盡全力來協助奶奶，而正在紀錄的我，看著大家一起來幫忙的畫面，很感動，同時也瞥見病患家屬陸續到病房外，難過及不安的神情。看見學姊在門外幫忙安撫家屬心情，每位護理人員擔任著不同角色，一起來搶救奶奶，時間滴滴答答過去，每分每秒都是珍貴，過了不久，我們把奶奶送去外科加護病房了。

交完班，學姊一句溫暖的話：「還好嗎？」讓自己原本緊張、害怕及不安情緒終於化成淚水潰堤了！心中冒出好多的想法，怎麼沒有再多去發現病

Dear 于瑄：

我是前一陣子住院阿珠阿嬤的孫女小玉姊姊。阿嬤轉到加護病房後，情況有穩住幾天，最後一天意識很清楚。很開心的緊握著大家的手，她想說話，但因為插管子而沒辦法。次日上午，因心跳慢慢下降而辭世。我們都來不及見到最後一面，護士說是睡夢中走的，所以沒有痛苦。她的面容也像睡著一樣安詳。雖然有諸多不捨，但我想她從這日漸衰退的軀殼裡解脫了！她也有機會跟大家好好道別了！

感謝你及所有護士醫師們的細心照料！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的護士們，大家都很疼她！因為你們的疼惜，讓她的病痛少了一分痛苦，多一分溫暖。這對病人和家屬真的很重要。就像我說的，你們都是穿著白衣的小天使，穿梭在病房間，幫忙減輕病人的痛苦！感謝你細心照顧我阿嬤，這裡是一點小點心，一條給你，一條跟大家分享。姊姊由衷感謝。

人的情況？是不是我若早點發現病人異狀，奶奶或許就不會這樣了？我之後該怎麼面對家屬？當心中圍繞著好多好多自責的話同時，奶奶孫女來到護理站，一開口，不是斥責大罵，而是感謝我們極力搶救奶奶，還給了我好大一個擁抱，更讓自己哭到不行，家屬溫暖的心深深地環抱住我的自責心，讓我可以釋懷、更舒坦些。

在那不久後的某一天白班，意外收到一件包裹及一封感謝信，使我回想起當時的情況。手上握著薄薄的紙，卻感到如此沉重，知道後來奶奶當天使了，深深的嘆口氣，或許這對奶奶是好的，沒有病痛帶著笑容離開。

很感謝家屬的感謝，很感恩那天一起幫忙的醫師及護理人員，極力的搶救生命，每個人緊握著生命這端的繩子與死神強力拔河，雖然最終奶奶還是走了，但是奶奶的笑容永遠存在我們心中。

回想起之前在當實習生時，護理長問我護理是什麼？那時我還停頓幾秒才慢慢回答幾句話。但現在於職場上經歷許多事情，更能深刻體悟到護理的價值及可貴，也了解到護理不單只是一個人就能完成，是需要團體力量才能完成，每個人都是單獨個體，但是集合在一起發揮自己各自所長，形成強大的陣容來幫助病患，使病人恢復心跳及康復，是我們最大的成就感。



有情義的 開心團隊



◆ 文 / 趙盛豐 花蓮慈濟醫院心臟外科主任

一九八八年六月剛完成總醫師訓練，七月到花蓮來報到，那一年，花蓮慈濟醫院剛滿二周年。轉眼間，我來花蓮已經第二十七年了。

其實在臺大醫院當總醫師時，臺南有一所大學醫院正在籌備中，是我的第一志願，覺得自己應該能在那兒好好發揮所長。可惜當年脾氣不好，加護病房床位有限，身為總醫師的我經常為了調整床位得罪了不少學長，及神經外科的教授，所以在該院籌備會議中，教授的學生大力反對，我就不能過去那家醫院了。幸好花蓮慈濟醫院跟臺大醫院建教合作，正在招募人才，所以我們一票有二十幾個人，在一九八八年七月就跟著學長蔡伯文醫師來到花蓮。而我剛退休的爸爸、媽媽，及太太、七個月大的女兒，也跟著我一起來花蓮。

還記得那時候的醫院規模小，兩百床左右，外科醫師就只有簡守信醫師、蔡伯文醫師跟我，全院的醫師大家都認識，所以感情好，與病人的互動也很好。那時候，一般外科、心臟胸腔外科的手術，我都得做，而在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八日，蔡伯文學長和我，請老師洪啟仁教授前來指導，完成東部、也是花蓮慈院的第一例開心手術。

接下來幾年間，同期來的學長、同事因為生涯規劃、孩子的教育問題，紛紛離開了花蓮。五年後連學長蔡伯文也離開了，奉行「老二哲學」的我開始認真地思考未來，當時與臺中的一家醫院都談妥了，準備離開花蓮。誰知花蓮的土實在是黏人，我父母親很喜歡花蓮，我老婆很喜歡花蓮、就連我女兒也喜歡花蓮，當然我也很喜歡，所以最後還是決定留下來，也做好了「一人科」的準備，繼續為花蓮的鄉親服務。

一九九五年，我終於有了夥伴！張比嵩醫師本已是胸腔外科醫師，他是一位認真負責的醫師，也非常好相處，可能看我一個人很孤單，一九九八年又從主治醫師變回住院醫師，去臺北振興醫院學習心臟外科手術，二〇〇〇年回來，我們也設立體外循環小組，正式成立心臟外科團隊。隔年七月，完成第五百例開心手術。從第一到五百例共花了十二年五個月。

二〇〇二年慈大第二屆畢業的張睿智醫師加入我們心外的家庭，那時我和張比嵩醫師都很惶恐，平均一年不到一百例的手術，我們怎麼能訓練一位有能力的心臟外科主治醫師？幸好隔年順利超過一百例達到門檻，所以取得心臟外科專科訓練醫院的資格。二〇〇四年張睿智醫師順利完成所有訓練，也取得專科醫師資格。

張睿智除了曾到北部地區受訓，二〇〇八年也到美國杜克醫學中心進修，二〇一三年回到花蓮，帶回來的不光是博士學位，還有國際水準的醫學教育及研究方式，他馬上就承擔起「住院醫師臨床教學訓練計劃主持人」的責任。張睿智醫師是花蓮在地培育出的第一位心臟外科醫師，接著，二〇〇六年，慈大第四屆的鄭伊佐醫師也加入團隊，二〇〇八年獨立進行心外手術，也訓練取得專科醫師資格。在二〇〇六年，我們團隊完成第一千例手術。二〇〇九年，慈大第九屆的劉穎醫師也加入我們。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日趙盛豐主任分享於花蓮慈院工作二十多年的心路歷程。攝影／楊國濱



張睿智醫師（中）感謝趙盛豐（左）與張比嵩兩位老師嚴格又仔細的陪伴，讓他知道遇到再困難的開心手術，背後都有靠山。攝影／李毅

團隊在二〇一〇年完成一千五百例，在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完成了第二千例開心手術。

開心手術，聽起來很「開心」，其實這一路走來，除了面對重大的手術也相對的承擔了一些變數及壓力外，也感恩團隊所有人，包括十二年來一直都在的手術助理員張雙輝、麻醉團隊、護理、開刀房、體外循環小組吳霜梅、鍾秋玉、陳昱玲三位成員，大家的共同成就，才能從一人科到現在的心臟胸腔外科團隊，圓滿兩千例的里程碑。

為了帶給病人更好更快、傷害更小的術式，團隊也展開新的方向，從二〇一四年九月開始朝向微創手術發展，二〇一五年也將正式啟用達文西手臂，讓術式的進行更加精緻。

感恩這些年來心臟外科團隊所有人的同心協力，新的一年，又有新的住院醫師要加入我們團隊了，因為我們是一個有情有義的大家庭。（整理／彭薇勻）